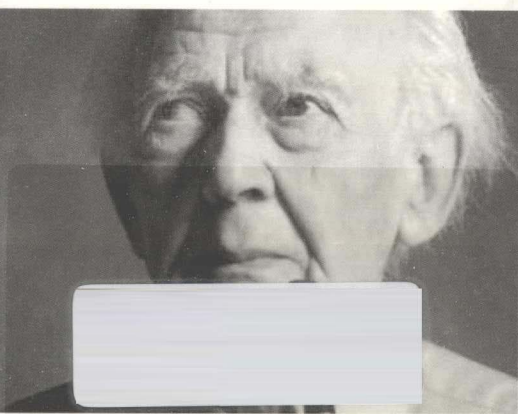


[英] 齐格蒙·鲍曼 著 Zygmunt Bauman

鲍 磊 译 杨渝东 校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 44封信



44 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

漓江出版社

[英] 齐格蒙·鲍曼 著 Zygmunt Bauman

鲍 磊 译 杨渝东 校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 44封信



Liquid Modern World

漓江出版社

桂林

翻译自 Zygmunt Bauman, *44 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 first print

Copyright© D-la Repubblica delle Don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 2013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cept for the quotation of short passages for the purpose of criticism and review,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简体中文版权通过凯林国际文化版权代理引进(www.calink.co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2-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英)齐格蒙·鲍曼著;鲍磊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3

书名原文:44 Letters from the Liquid Modern World

ISBN 978-7-5407-6172-1

I. ①来… II. ①鲍… ②鲍… III. ①随笔—作品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4811号

策划编辑:曹雪峰

责任编辑:曹雪峰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7.375 字数:147千字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目 录

- 1 关于这些信——来自一个液态现代世界 1
- 2 人多也孤独 7
- 3 代际交流 12
- 4 离线,在线 16
- 5 人学鸟鸣 21
- 6 虚拟的性 26
- 7 隐私的离奇冒险(1) 31
- 8 隐私的离奇冒险(2) 35
- 9 隐私的离奇冒险(3) 40
- 10 父母与子女 45
- 11 青少年消费 50
- 12 走近 Y 世代 55
- 13 自由的幻象 60
- 14 童妇的出现 65
- 15 该给你的眼睫毛做个美容了 70

- 16 时尚,或曰变动不居 75
- 17 消费主义不仅是消费 81
- 18 文化精英究竟怎么了? 86
- 19 药物与疾病 91
- 20 猪流感及恐慌的其他原因 96
- 21 健康与不平等 101
- 22 注意警告 106
- 23 世界敌意教育? (1) 112
- 24 世界敌意教育? (2) 117
- 25 世界敌意教育? (3) 122
- 26 新年献辞 126
- 27 世事难料 131
- 28 预测的悖论 136
- 29 恐惧症的变形 141
- 30 空挡期 146
- 31 超人之力自何处来——意欲何为? 151
- 32 男人们,该你们持家了? 158
- 33 走出危机 163
- 34 抑郁何时了? 168
- 35 谁要你循规蹈矩? 174
- 36 巴拉克·奥巴马现象 180
- 37 一座全球化城市的文化 184
- 38 罗尔娜沉默的暴力 189

- 39 危险的陌生人……是真如此吗? 194
- 40 部落与天空 201
- 41 划界线 206
- 42 好人如何变坏 212
- 43 命运与性格 221
- 44 阿尔贝·加缪,或:我反抗,所以我们存在…… 226

关于这些信——来自一个液态的现代世界

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信件……这是我应《女性共和国》杂志 (*La Repubblica delle Donne*)^①编辑们邀请所写,然后发给其读者,每两周写一篇——到今天,已快两年了(2008年和2009年;现在的这本集子在原先内容的基础上做了修改并加以扩充)。

这个“液态现代”的世界,就是你和我,也就是如下信件的作者和信件可能的/预期的读者共同生活的世界。我之所以称这样的世界为“液态的”,是因为像所有流体一样,它无法停下来并保持长久不变。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差不多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包括我们追随的时尚与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的焦点总在不断转移,今天或许就从昨日着迷的事物或事件中抽身离开,同样,我们今天上心的事或物,明天可能就不再理会了),

① 意大利的一份时尚设计杂志。——译注

我们有梦想也有恐惧,我们有渴望也有厌倦,我们既充满希望,但又坐卧不安。我们赖以谋生以及为之谋划未来的周遭环境也在不断变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与某些人建立联系,与其他人断绝往来(或者失去联络);更幸福的机会与痛苦的威胁,你来我往,此起彼伏,它们变化得太过迅速和飘忽不定,让人无法有效地做事,也没办法理智地去作出判断或改变判断,让它们顺利运行,或者提前设定。

长话短说。这个世界,即我们现代这个液态的世界,不断给我们带来惊奇:今天看上去确凿无疑又恰如其分的事情,明天很可能就显得徒劳无用了,只是流于臆想或者是让人懊悔不迭的失误。我们猜想这可能会发生,因此我们觉得——就好像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家一样——我们,即其居民和周期性的设计者、行动者、使用者和受害者,需要准备好不停地进行改变:就像目前时尚用语所表明的,我们所需要的是保持“机动灵活”。因此,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什么正在发生,以及什么有可能发生。幸运的是,我们如今拥有了父辈们甚至连想都想不到的东西:我们有因特网和万维网,我们有“信息高速公路”,这些让我们无论身处地球的哪个角落,而载于手机或 iPod 之中的一切,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它们都与我们同在。这真是幸运吗?哎!或许这一点都算不上幸运,因为父辈们遭受的信息匮乏之苦,如今已被更让人害怕的信息泛滥之灾所取代,后者甚至有淹没我们的危险,这也让我们在其中畅游或潜水(不同于漂流或冲浪)的欲望化为泡影。我们该如何从成堆无用的和不相关垃圾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又重要的信息?又该如何从无意义的喧嚣声中得到有意义的信息呢?在意见和建议冲突的众生喧哗中,我们似乎缺少一架脱粒机,能够帮助

我们把真理的种子和有用的种子从谎言、幻想、垃圾和废物之类中分离出来。

在这些信件中,我将尽力做脱粒机的工作(哎,现在还没有,或许还要一段时间吧!真希望马上拥有马上就为我们做这项工作!)。至少,开始把重要的东西从无关轻重的东西中区分出来,把重要的事情——可能越来越重要——从虚假警报与昙花一现中区分出来。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由于我们今天的现代性流动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我们所有人都是犹豫不决的,不论是不是明知故为,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在旅行中都是顺流而下,纵然我们曾尝试驻足停留,待在一个地方不动,也不过是白费力气。因此,这些信件只不过是些“旅行报告”(travel reports)——即便作者本人没有从他生活的利兹市(Leeds)挪动丝毫;所讲述的故事可能属于旅行见闻:来自旅行或有关旅行的故事。

沃尔特·本雅明^①是一位哲学家,眼光独到犀利,能够从任何逻辑与制度的痕迹中看出明显杂乱性的与偶然性的文化颤音(cultural tremor),他曾经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故事:水手的故事和农夫的故事。前者的故事内容稀奇古怪、前所未闻,要么是遥远异地的故事,人们从未也可能永远不会造访那里,要么就是与怪物和异类、巫师和魔法师、英勇的骑士和诡计多端的坏人有关——这些人与那些听他们冒险故事的人格格不入,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对水手的故事着了魔或者受到蛊惑的听

^①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德国人, 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 主要著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和《单向街》等。下文提到的故事出自本雅明 1936 年的一篇随笔《讲故事的人》。——译注

众)也不会思考或者想要做这样的事情,更不用说真的敢去做了。相反,农夫的故事则是老生常谈、身边常见且明显熟悉的事情,就像每年重复性的季节交替或者家庭、农场和农地中的日常琐事。我这里所说的明显熟悉,是因为印象中全面地(从里到外)理解了这些事情,并因此不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新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幻觉——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走得太近了,所以难以看清它们。恰恰是那些“近在咫尺”,“一直在那”,“永不变化”的事物才能立马就被毅然决定,不予任何审查。可以说,它们是“隐于亮光之中”(hiding in the light)——这种亮光具有欺骗性并且让人误以为熟悉。它们的平凡性是一个盲点,阻碍了一切审查。为了让它们成为兴趣的目标并对其详加审视,它们首先必须从感觉迟钝的、舒适的然而却又是恶性循环的日常老调中撤离出来。在恰当地审视它们之前,首先应把它们搁置起来,并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能够想象它们:它们所谓的“平庸无奇”(ordinariness)的糊弄之词在开始时就必须注意。然后它们所隐藏的神秘之处,丰富的和深刻的神秘——一旦你开始思考,它们就会变得很陌生,让人迷惑——就能够裸露出来并得到探究。

本雅明约一个世纪之前所做的这种区分不再像当年那样清晰明了了:对稀奇古怪之地的访问,不再专属于水手了,而且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地方是完全与世隔绝,而不受地球上一切和任何其他地方的影响,无论有多么的遥远,即便是一位从前的农夫所讲述的故事,也很难区分它与水手故事的差异。如此说来,我在我信中试图呈现的将会是,由农夫来讲述的水手的故事。故事源自最为平凡的日常生活,但却是一种揭露并呈现我们可能会忽略的超凡性(extraordinari-

ness)的方式。如果我们想要它们变得真正熟悉,表面上熟悉的事情首先需要让它变得陌生。

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一定能取得成功,然而,退一步说,完全做到这一点也是颇值得怀疑的。但在我们即 44 封信的作者和读者们共同的探险活动中,这是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

但为什么是 44 封信呢?选择这一数字而不是其他的数字,是有特定的含义吗,还是只是一个随意的、武断的决定,抑或一种随机选择?我想大多数的读者(或许所有的读者,除非他们是波兰人……)都会问这个问题。我应当就此向他们做些说明。

波兰最伟大的浪漫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①,曾经构思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他既是自由的全权代表、发言人、委托书的持有者,也是人世间的统治者或辅政者(vice-regent)的杂糅或混合,“他的名字就是 44 号”:这是密茨凯维奇诗中一位人物在宣布和预言这位默默无闻的人物即将到来时,对其所作的介绍。但为什么是这样的名字呢?虽然很多文学史家为了找到答案比我有更大的优势,但在探求其中的奥秘时也是徒劳无功。一些人已经发现,如果用希伯来语来写,这样的选择就是诗人名字中字母数值的总和——同时,也可能暗示着诗人为波兰自由而奋斗的高大形象以及诗人母亲的犹太血统。虽然,到目前为止最广为人接受的理解是,密茨凯维奇选择了那种发音响亮、雄壮的短语(在波兰语中,44 的发音是 Czterdzieści i cztery),只

^① Adam Mickiewicz, 1798—1885, 波兰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主要著作包括《歌谣和传奇》、《先人祭》、《格拉席娜》、《康拉德·华伦洛德》和《塔杜施先生》等。——译注

是因为激情澎湃的灵感——受到追求诗意和谐，而不是受传达一种神秘信息企图的激发（纵使不是完全不受影响，就像多数灵感的闪现那样）。

这里结集成书的信件，纵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它们中有多少信件应当纳入进来？何时何地停止？来自液态现代世界中的写信动力没有穷尽——这样的世界把不断惊奇的事情从其套筒中拉出来，每天给人类理解制造新的挑战，人们将会发现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都昨是今非。惊奇和挑战在人类的体验光谱中到处都能看到——因此，每一次停下来在信件中说说它们，出于同样的原因，又不得不限定范围，不可避免必然是随意的选择。这些信件也不例外。它们的数目是一种武断的选择。

然而，为什么是这一数目，而不是其他呢？原因是，亚当·密茨凯维所提供的44号这位人物，已被用来象征对自由的敬畏与期望以及自由的到来。此外，如果用一种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方式，或者只是为了抛砖引玉的话，这个数目传达了这些信函的主要旨趣。自由的幽灵在这44封主题不断变化的信件中的每一篇中都有呈现——即便不可见，就像幽灵的本质对其名义来说是真实的那样。

2

人多也孤独

在近期的《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杂志的网站(<http://chronicle.com>)上,你会读到这样一则消息:一位少女在1个月里发送了3000条文本信息。这意味着她平均每天发送100条信息,或者每10分钟的谈话时间里就发1条信息——“早晨、中午和夜晚,工作日和周末,上课时间,午餐时间,家庭作业时间,刷牙时间,一刻不停”。因此,自然而然地,她很难有超过10分钟的独处时间:这意味着她从未独处过——也就是只与她的思想、她的梦想、她的担忧与期望做伴过。到如今,她可能已忘记在没有他人陪伴,而只有自己独自一人的情况下,该如何生活——思考、行事、欢笑或痛哭。或者更重要的是,她从未有机会学习这样的技能。事实上,正因为她没有能力实践那种技能,她才不孤单……

对于不靠这种技能生存的此类女孩而言,发送和接受信息

的袖珍产品并非她们仅有的工具。纽约大学的约纳森·齐玛曼(Jonathan Zimmerman)教授指出,四分之三的美国青少年都把自己每一分钟可用的时间,泡在“脸谱网”(Facebook)或“我的空间”(MySpace)之类的网站上:聊天。齐玛曼教授认为,这些青少年着迷于发送与接收电子信息或者屏幕动画。他认为,对今天这些上网成瘾的青少年而言,聊天网站就是新型的致命毒品。你听说过人们戒毒过程中的那种痛苦吧,年轻人以及不那么年轻的人都一样,沉溺于其他的毒品而不能自拔;因此你能够想象这些青少年将会承受的痛苦,如果病毒(或者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老师)断开他们的网络链接,或者使得他们的手机不能使用。

在我们这个无法预测、惊奇不断和极为陌生的世界里,日后会子然一身的可能性真的会让人感到恐惧;一个人能够找到很多理由把独居视为一个极度不安、危机四伏又不寒而栗的情形。如果因为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情是产生于交织着光缆、电缆或无线连接的世界,就愚蠢地把责任单单归到电子产品身上,是不公正的。电子设备满足的需要并不是它们自身造就的;它们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一种已经充分形成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和显著,因为之前已经有设备对此做了成功尝试,几乎人手一只,只需轻按若干键即可。“随身听”是第一种可移动的设备,它的发明者和销售者向客户允诺:“(你将)不再孤单!”只要你想,它让你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通过它去“聆听世界”。很明显,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谈论的事情,以及这条广告标语为什么会让这种电子产品热销——实际情况正是这样,销售的“随身听”难以统计。他们知道街上有上百万人觉得孤单,他们不喜欢孤单,认为它意味着痛苦和与人格格不入;孤单的人不仅仅

没有人陪伴,也会因为没有这种陪伴而悲伤。由于一天到晚家里都是空荡荡的,每间房里都是电视机,没有厨房,也没有餐桌——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每人都在自己的茧壳里”——越来越少的人指望他人陪伴的欢愉和温情;但是没有他人的陪伴,他们就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

他人陪伴消失后留下的空虚,并没因为依赖随身听不停地发出的噪音而有所减轻,反而只是加重了这种空虚。并且他们沉浸于这种空虚的时间越久,他们就越是难以利用诸如自己的臂力和想象力等方式从高科技中走出来。随着因特网的出现,这种空虚也能够被遗忘或者掩饰起来,并因此能够缓解;至少它所造成的疼痛能够被减轻。那种经常性已经过去消失,日益为人们所怀念的陪伴,越来越被人们思念,现在好像回来了,尽管是通过电子屏幕而非木门,以一种新模拟或数码的——但这两种情况都是虚拟的——化身形式出现的:人们从寂寞的痛苦中爬出来后发现,对已然消失的面对面的亲密关系而言,这种新形式是一种重要的改进。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面对面的互动技能被人遗忘或者人们从未掌握这种技能,所有或几乎所有被斥责为在线交流、虚拟“联系”的某种缺点,被普遍看作一种优势。“脸谱”、“我的空间”以及类似的网站所提供的服务,对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而言都两全其美。那些似乎极度渴望但是真有人作陪时,却被不安、无力和不幸福感裹挟的人,至少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如此。

首先,不再会孤身一人了,永远都不会。每一分钟——1周7天,1天24小时——只需要按一个键,你就可以从众多孤独者那里获得陪伴。在网络世界里,没有人会永远离开,所有人似乎都永远有求必应——即便她或他偶尔睡着了,也仍然有

足够多的人向他发送信息,或者只是写一个几秒钟的微博,以便暂时离开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其次,与他人建立关系而不用被迫进行交易,不让自己受人胁迫,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一旦出现向这种交易转向的不好征兆,所谓的“关系”将立即破裂:因此没有风险,也不需要借口,道歉或撒谎;只要指尖轻轻触动就已足够,完全不费辛苦也不担当任何风险。既不需要害怕孤独,也不用担心去应付别人的需要,让你做出牺牲做出妥协,让你做别人希望而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即便你坐在拥挤的屋内,或者在人声鼎沸的大型购物中心闲逛,或者与一大帮朋友、游伴在街上闲逛,你也可能心存此念,自娱其中;你可能总是显出一副“精神游离”的样子,旁若无人,这就等于是在告诉你周围的其他人,虽然身在此时此地,但你不愿和他们发生联系;给一位不在场因此不会当面对你提要求、耗费你精力(因此可以大胆联系)的人不停地用指尖编织发送短信,或者浏览一条刚刚从他那里收到的短信,你就能让自己置身于人群之外。这样的利器在手,如果你愿意,即使你身处万兽齐奔当中,你都可以让自己独处一室;只要围着你的人群让你感觉不爽。你也不用为表忠心以死发誓,只要你需要,任何人都可以招之即来,而不用忍受常常被别人召唤过去的讨厌后果……

那么这就是人间天堂吗?梦想照进了现实,那最后呢?不可否认的是,人类互动中难以释怀的矛盾心态——既令人欣慰又让人兴奋,然而却让人感觉难以处理又陷阱重重——最终又该如何解决?关于这类问题的观点仍然是分裂的。然而,似乎超越争议的是,所有这些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你仔细考虑的话,这种代价可能会很高,以至于无人愿意支付。因为一旦你“永远在线”,你就可能不会完全和真正地孤独。此外,如果

你从不孤独,那么(再次引用齐默曼教授的话),“你不太可能拥有读一本书、画一幅画、窗边远眺或者想象其他人而不是你自己的世界的乐趣……你不太可能与周围的真实人物进行沟通。当朋友只不过是一次点击,谁还想要与家庭成员进行交流呢?”(并且他们会有无穷无尽的会员,而且有些还很吸引人;让我再加一句,在“脸谱”可以有 500 或者更多的“朋友”)。

逃避孤独,你就放弃了在旅途中独处的机会:只有在这个高级条件中,一个人才可以“集中思考”、沉思、反思、创新——因而在最后赋予交流以意义和实际内容。但如果你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那么你就永远不知道你已经放弃的、丢掉的和迷失的东西。